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谈园林学

You Can't Know How Beautiful Spring Is unless You Go into Gardens—Talking about Landscape Architecture

钱学森

QIAN Xue-sen

当我们到我国的名园去游览的时候,谁不因为我们具有这些祖国文化的宝贵遗产而感到骄傲?谁不对创造这些杰出作品的劳动人民表示敬意?就以北京颐和园来说,它本身已经是美妙的了,但当我们从昆明湖东岸的知春亭西望群峰,更觉得全园的布置很像把本来不在园内的西山也吸收进来了,作为整体景象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雄伟的气概在全世界任何别的地方是很少见到的吧。我国园林的特点是建筑物有规则的形状和山岩、树木等不规则的形状的对比;在布置里有疏有密,有对称也有不对称,但是总的来看却又是调和的。也可以说是平衡中有变化,而变化中又有平衡,是一种动的平衡。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我国的园林比我国传统的山水画或花卉画,其妙在像自然又不像自然,比自然有更进一步的加工,是在提炼自然美的基础上又加以创造。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园林,大多以建筑物为主,树木为辅;或是限于平面布置,没有立体的安排。而我国的园林是以利用地形,改造地形,因而突破平面;并且我们的园林是以建筑物、山岩、树木等综合起来达到它的效果的。如果说:别国的园林是建筑物的延伸,他们的园林设计是建筑设计的附属品,他们的园林学是建筑学的一个分支;那么,我们的园林设计比建筑设计要更带有综合性,我们的园林学也就不是建筑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与它占有同等地位的一门美术学科。

话虽如此,但是园林学也有和建筑学十分类似的一点;就是两门学问都是介乎于美的艺术和工程技术之间的,是以工程技术为基础的美术学科。要造湖,就得知道当地的水位,土壤的渗透性,水源流量,水面蒸发量等;要造山,就得有土力学的知识,知道在什么情形下需要加墙以防塌陷。我们要造林育树,就得知道各树种的习性和生态。总之,园林设计需要有关自然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的知识。我们也许可以称园林专家为美术工程师吧。

我国的园林学是祖国文化遗产里的一颗明珠。虽然在过去的岁月里它是为封建主们服务的,但是在新时代中它一样可以为广大人民服务,美化人民的生活。而且实际上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其中也包括了

不少人民文化休息的场所;旧有的园林也有部分在改建。怎样把这一项工作做好,就要求我们研究并掌握我国的园林学,把它应用到这项工作里来。所以,整理我国园林学实际上也是一件有必要的事。况且我们现存的几位在传统园林设计方面有专长的学者又都不是年轻的人了,再不请他们把学问传给年轻的后代,就会造成我国文化上的损失。

当然,我国的园林设计还不只是一个继承以往的问题,新的社会、新的环境、新的时代会对它提出新的要求,因而也就把园林学的内容更加丰富起来。我们可以用分隔北京城里北海和中南海的桥作例,这座桥在封建王朝的时候是很窄的,给帝王的行列走走也许足够了。可是到了人民自己做主的时代,人民的队伍和步伐要壮大得多,原来的窄桥就不够用了。在扩建这座桥的时候,也许有人会摇头叹气,不胜惆怅:其实这些人都白花心思了,扩建后的大桥比旧桥更美丽,而其豪迈的气魄也非皇帝们所能想象得出的。此外,园林设计之所以必然会有更大的发展,还有另一个原因:既然限制园林设计的是工程技术的条件,而工程技术是随着时间在不断发展的;昨天不可能的事,今天就是现实的了;而今天不可能的事,也许明天就变得可以实现了。园林设计也绝不会停留在前人的基础上,园林学还是要继续有新发展。

看来我们在园林学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与我们在前面所讲的继承并发扬我国传统的园林学还有些距离。所以我们应该更广泛地和更深刻地来考虑发展我国园林学的问题。只要我们组织起来,有计划地开展这项工作,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这颗明珠一定会放出前所未有的光彩!

注:原文刊于《人民日报》1958年3月1日。